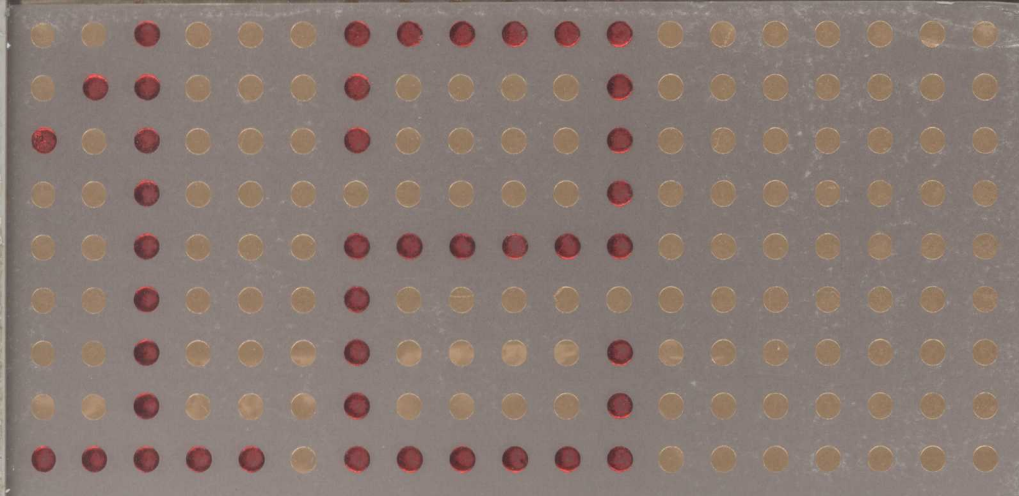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二集 中篇小说卷四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孙颙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二集

本书编委会 编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二集. 中篇小说卷四/孙颙主编
程德培 邹平副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21-3452-6
I. 中… II. ①孙… ②程… ③邹… III. ①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6575 号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76—2000

In 30 Volumes

VOLUME IX: NOVELETTES—Part IV

Editor-In-Chief: Sun Yong

Deputy Editor-In-Chief: Cheng Depei Zou Ping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Shanghai, China

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郑理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二集

中篇小说卷四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孙颙 副主编 程德培 邹平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 插页 6 字数 634,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978-7-5321-3452-6/I·2627

定价: 59.00 元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 — 2000

总 目

- | | |
|------|--------|
| 第一集 | 文学理论卷一 |
| 第二集 | 文学理论卷二 |
| 第三集 | 文学理论卷三 |
| 第四集 | 长篇小说卷一 |
| 第五集 | 长篇小说卷二 |
| 第六集 | 长篇小说卷三 |
| 第七集 | 长篇小说卷四 |
| 第八集 | 长篇小说卷五 |
| 第九集 | 中篇小说卷一 |
| 第十集 | 中篇小说卷二 |
| 第十一集 | 中篇小说卷三 |
| 第十二集 | 中篇小说卷四 |
| 第十三集 | 短篇小说卷一 |

第十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
第十五集	短篇小说卷三
第十六集	微型小说卷
第十七集	散文卷一
第十八集	散文卷二
第十九集	杂文卷
第二十集	纪实文学卷一
第二十一集	纪实文学卷二
第二十二集	诗卷
第二十三集	儿童文学卷一
第二十四集	儿童文学卷二
第二十五集	戏剧卷一
第二十六集	戏剧卷二
第二十七集	影视文学卷一
第二十八集	影视文学卷二
第二十九集	史料·索引卷一
第三十集	史料·索引卷二

目 录

民谣	李 晓 (1)
活着	余 华 (39)
回廊之椅	林 白 (125)
桑烟为谁升起	蒋子丹 (152)
革命时期的爱情	王小波 (218)
最后的艺术家	北 村 (316)
双鱼星座	徐小斌 (358)
父亲是个兵	邓一光 (410)
没有语言的生活	东 西 (454)
年月日	阎连科 (485)
被雨淋湿的河	鬼 子 (538)
午后的诗学	李 洱 (580)
梦也何曾到谢桥	叶广岑 (629)
青衣	毕飞宇 (667)
编后记	邹 平 (717)

民 谣

李 晓

自从马五死在了乱石沟，呼家圩的长工闲下来便多了个聊天的话题。一大早，他们蹲在西面的围墙根底，像群老鹅并排栖在枯树枝丫上，皱着眉望着羊圈边老杨头的那间小屋。打红姑住进东家的大房子里以后，那小屋再不招人眼热了。太阳照在长工们的黑棉袄上，带酸味的热气从领子和袖口那儿悠悠地冒出来。已经是初春，圩子外五马河化了冻，躲在人们衣缝里的虱子也像听到了冰块撞击的声音，没头没脑地四下爬动。

大牛一手伸进膈肢窝下挠痒，另一只手揪住羊倌二傻乱蓬蓬的头发。“别发愣，”他看着二傻那副受惊的模样说，“再给咱讲讲马五的事。”

那时候二傻越来越是傻了。他成了个真结巴，一开口谁也听不明白。他十来岁的脸上已现出了密密麻麻的折皱，每天早起，在身下的铺草里都能检出大把头发。大牛常说他快要和老杨头一样，变成个光秃瓢。二傻笑笑，把满脸皱纹挤成线团，他不担心成光秃瓢，他只怕有谁说到马五。一听这名字，二傻就憋不住尿，小肚子那里有股子劲拼命往外头冲。二傻挣脱大牛的手，忙不迭向干草垛跑，跑到草垛后面，他扯下自己的大裆裤，直到尿像化冻的五马河水倾泻而下，他才敢把忍在肺里的气深深吐出。几个断断续续的字随那口秽气一块出来，听着像是下雪天的老鹅叫。

“贱、贱、贱货。”

“你瞎嚷嚷啥，”大牛说，“让你讲那天早上的事。”

东家大房子的门开了，红姑抱着下雪跨出了门槛。有些日子没干地里活，红姑的脸、手和露在半敞小丝袄外的一截脖子白得晃眼，就像刚出世的羊羔。二傻想起红姑生娃的那晚，慌忙转过脸，不敢再往那些晃眼的地方看。他听到红姑说：“哟，你们可是痛快了，日头顶中还不下地干活，指望东家白管饭咋的。”红姑拢了拢衣领，挨个望着蹲墙根的长工，最后望定大牛身边的老杨头。“爹，你也真是的，”她说，“也不照应照应。”

老杨头磕灭了烟锅的火，站起身，他脸上露着笑，有些得意，又有些没奈何。老杨头对大伙挥挥手，“都听到啦，全给咱下地去。”大伙顺从地向圩子吊门走。大牛边走边吐了口唾沫，不解气似的，顺便给了在束腰带的二傻一脚。

二傻不明白大牛为啥生气，他心想自己已经讲了那天早上的事。不过他讲的不是大牛要听的那天，那还靠前些，靠前几个月。在二傻讲的那天早上，站在东家大房门前两手叉腰的是大奶奶，或者按老杨头叫惯的，是大小姐，红姑还可怜巴巴地在磨房里挺起肚子跟着驴尾巴转。蹲在围墙根底抽烟的长工一见大奶奶气呼呼跺了跺脚奔磨房去，一见少东家缩头缩脑跟在她身后，就知道有场好戏可瞧了。大奶奶在磨房门口的地上抄起一捧牛屎，照着正筛玉米面的红姑脸上摔去，稀乎乎的牛屎顺着红姑俏俊的腮帮子一溜淌到了面筛子里。

大奶奶指着红姑的鼻梁，“贱货，你要真熬不过，就趴驴肚子下去，让这畜生玩你。你有多大胆子，敢偷到奶奶的床上来了！贱货，千人压万人日的东西，今个你奶奶打折你的狐狸腰！”

大奶奶的嗓门震得磨房顶棚丝瓜悬着的灰土一串串往下掉，她抓过碾杠，一使劲，把那胳膊粗的棍子抽出了磨套绳。

少东家轻声说：“秀芝，行了，行了吧？”

大奶奶说：“回你房里去，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别忘了你跟谁的姓，怎么当上东家的。”

老杨头也轻声说：“大小姐，求您了，看在您爹老东家的分上，就饶了红姑这一回。”

大奶奶说：“闭上你的臭嘴，你们一家子没一个好货。要是你管不住这贱货，赶明儿我卖她到安邦镇的窑子里去。”

大奶奶扭头看看围在磨房门外的长工，“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日头顶中还不下地干活，指望我白管饭咋的！”

大伙一哄全散了，往吊门走去。二傻把羊赶出圈的时候，听到磨房里一声声像捶面袋似的闷响。走过磨房门前，他看见红姑肚子贴墙站着，不吭也不哭，只是撩起衣襟使劲擦自己的脸。

那天晌午，那天晚上，以及往后几天的晌午和晚上，长工们喝的玉米稀饭里，都有一股浓浓的牛屎味。

马五是在红姑挨揍的那天来到了呼家圩。

二傻在东山上放羊。那是夏天，东山上的草齐小腿深，草里夹杂着一丛丛兰花花，羊吃着草，把兰花花也顺带啃下了肚。夏天不刮风，满山坡只有咔嚓咔嚓的羊磨牙响，再有就是五马河的滴水声。

二傻侧身躺在草丛里，一手撑起脑袋。从他那儿往山下看，五马河像一根长长的腰带绳，呼家圩只是个拴在绳上的烟荷包。二傻能望见圩子里的炮楼，独犄角似的竖在围墙角。炮楼边是东家的大房子，长工棚在磨房后面，细细的一溜。老杨头那间小屋就更不起眼了，紧挨着牛羊圈。二傻看见个蚂蚁大的黑点走出老杨头的小屋，他想那准是红姑。他想红姑身子真结实，挨了那一顿揍，才半天就能下炕走动了。

那个陌生人就在这时候从东山后绕了过来。他脚下很轻，轻得像软蹄子的猫。二傻看到他时，他已经走到了羊群中间。他的脸很黑，眼珠子却清亮清亮。他穿了一身单衣，肩头搭着个小布包，他的裤腿上沾了半截黄土，好像走了几百里地。他的模样也不起眼，只是有一样，他的裤腰扎的不是扛活的常用的布带或麻绳，而是正儿八经的牛皮带。那皮带足有寸半宽，上面还钉着黄闪闪的铜扣，二傻只在安邦镇上见那些大兵扎过。

陌生人站在羊群中,平伸出胳膊。他指着山下问:“兄弟,那是啥地方?”

二傻说:“呼家圩子。”

“呼家圩子?”陌生人走到二傻身旁,坐在了草丛里。他深深吐了口气,好像是回到自个儿的家,觉着浑身松快。他拔起一朵兰花花,凑在鼻子下闻了闻。他的鼻翼鼓起又瘪下,闻得那么使劲,淡蓝色的花瓣晃动着,差点被吸进他的鼻孔。随后他把那朵花扔到嘴里,嚼了几下,脖子一伸咽了下去。

“呼家圩子,”陌生人说,“这地方真不错,有山又有水,草肥地一准也肥。”

二傻呆呆地看着陌生人,“你是干啥的?”

陌生人说:“过路的。可这会儿不打算往前去了,我喜欢这地方。”

陌生人又说:“兄弟,你叫啥名字?”

“二傻,”二傻说,他也学着那人的口气问:“兄弟,你叫啥名字?”

陌生人望望东山,望望山下的圩子和像腰带一样长长的河。“那道河叫啥?”他问。

二傻说:“五马河。”

“那我就叫马五吧。”陌生人说。他站起身,甩了甩胳膊伸了伸腰。“走,二傻兄弟,”他拍拍二傻的脑袋,“带我去见你们东家。往后咱俩就在一口锅里盛稀饭啦!”

走进东家的大房子里,马五第一眼看到是一幅画像。那幅像贴在正当门的墙上,边角已经卷起,让油灯烟子熏得乌黑。像上的老头戴着顶瓜皮小帽,留着山羊胡须,眉毛重得像刷锅把子,一对虎眼暴突着。人进了这屋,不管躲到哪个旮旯儿,总躲不过那对眼睛的逼视。

“那是我爹,呼家圩的老东家。”大奶奶说。

二傻蹲在门槛下,没跟马五进屋。他觉着东家的大房子太暗太阴,哪怕是在夏天。他喜欢自个儿住的羊圈,那里没有火,没有热炕,可只要挤在羊群中,二傻冰冻三尺都不觉得冷。

“他死了。”大奶奶说，“这像是他躺倒前，从安邦镇上请人来给画的，花了十块大洋。”

马五说：“不亏啊！”

大奶奶说：“你说啥？”

“我说十块大洋花得值，把死人画活了。”

大奶奶留意看了马五一眼，转过身掏出罗帕轻轻拂着画像上的灰土。“你叫马五？”她说，“你是想留在咱呼家圩子？”

马五说：“是。”

少东家接过口问：“你能干啥活计？”

马五说：“我能种地。”

少东家说：“种地的人咱圩里有。”

马五说：“我能看牲口。”

少东家说：“看牲口的人咱圩里也有。”

马五想了想又说：“我能使枪，冬天打野物，平日里守炮楼。”

少东家说：“使枪的人咱也不缺。”

马五说：“我没别的能耐了，除了还能吃干饭。”

少东家笑笑，“呼家圩不是客栈，马五，你还是去别的圩子找活吧。”

“让他留下。”大奶奶说，“二傻，你领他去长工棚找个睡觉的地方。”

马五跟着二傻走了。少东家掩上门，阳光被挡在了屋外，阳光里鲜草和兰花花的清香被挡在了屋外。一股朽木的陈味儿在屋里漫起，四下飘浮。

少东家轻声问：“秀芝，你干啥让马五留下？”

大奶奶说：“我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大奶奶背手捶着腰，咳嗽了几声。

少东家说：“你累了，快坐炕上，让我给你捏捏腿。”

少东家把大奶奶的两脚平搁到自个的膝盖上，揉搓起她的小腿肚。女人松扑扑的肉在他手指下晃荡，像是一团包在布袋里的豆腐浆子。

少东家捏着秀芝的腿,想着红姑光滑而有弹性的身子。他想起了五马河,在五马河边,南岸是肥得流油的沃土,北岸却是草木不长的沙地。少东家想着红姑和五马河,慢慢让手指爬到秀芝的大腿深处。

大奶奶眯起眼,在少东家脸上掐了把,“你可真会逗人。”她说。突然间,她把两眼瞪圆了,怒气冲冲说:“我告诉你,不准再去勾搭那个贱货。”

“你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少东家轻轻说,“我不过是玩玩。”

大奶奶铁着脸,“呼家圩的东家玩几个女人本算不了啥,可你不行,更不能是她!”

少东家不作声,只是让手指轻轻游动。大奶奶又笑了,她凑到男人怀里,说:“你好好待我,我也好好待你。过年我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少东家抱住秀芝,透过她蓬松的发丝,他看见岳丈暴突的虎眼。少东家低下头,看着秀芝的耳廓。他不愿和岳丈对视,老东家犀利的目光总使他觉着难受,总使他觉着自己不过是呼家的账房。他想总有一天他要把那张像从墙上撕下,塞进炕洞里烧了。少东家暗暗发着狠,随后他解开女人的红腰带,把她压在炕头上。

大牛让马五靠着东山墙睡。长工棚里一溜长炕,从西山墙抵东山墙。靠西头铺炕的土砖还算平整,到东头就不成了,疙疙瘩瘩顶着人腰不说,寒天生火时还尽打砖缝里冒烟。东山墙下置着一个大木桶,长工们起夜时就往那桶里撒尿拉屎。大牛要马五睡在尿桶边上。呼家圩的长工,除了老杨头,数大牛来得最早,扛活的时间最长,大牛觉着自个儿是长工的头。

二傻对马五说:“你要嫌这儿味大,跟我睡羊圈去。”二傻闻不出羊圈里的味儿。

马五说:“不用,二傻兄弟,这儿还行。”他把小布包甩到炕上,跟着人也上了炕,两臂膀叉在脑后,枕着包袱舒舒服服闭上了眼。

天黑时分,红姑捧着稀饭桶来到长工棚。那个饭桶差不多有东山墙下的尿桶大,红姑双手环抱着,桶底顶着她挺起的肚子,桶身把她的

脸也挡住了。红姑把饭桶从锅屋捧进了长工棚，累得直喘气，怎么也弯不下腰，蹲不下腿，把桶搁到地上。长工们坐的坐站的站，哪个都不挪一步，不去帮红姑一把手。

马五跳下炕，一手提过桶把，一手托住底，轻轻把饭桶放下地。他心想那女人会道声谢，可红姑啥也没说，连看都不往他脸上看，就转身出了长工棚，好像这屋里没一个活人。

马五问长工们：“兄弟，你们这是咋的啦？大姐怀着身子，你们没瞧见？”

大牛冷笑着说：“贱货，她自找。”

马五盛了碗稀饭，喝上一口。“呸，这有股子什么味？”

大牛又冷笑着说：“什么味，稀饭味，想吃香的喝辣的，上安邦镇的饭馆去。”

马五瞥了大牛一眼，端起碗大口喝着。“再难下咽的咱都吃过，”他说，“有这稀饭，也就不错了。”

那晚，大牛照常在月上屋脊时起夜。他走到东山墙根，有意踮起脚，让尿星子溅到马五伸出炕沿外的脚跟。听着马五鼾响，大牛在暗头里不出声地笑笑，随后悄悄溜出了长工棚。呼家圩夏天的月亮又圆又大，像一块银洋挂在天上。大牛轻手轻脚溜到东家大房的后窗下，他贴着墙根一步步挪，留神不让月光把他的影子投上窗纸。大牛不喜欢白天，他喜欢夜里。白天是东家的，夜里才是长工自个儿的。夜里很静，夜里能听到圩子外高粱拔节的声音，夜里大奶奶不吆喝长工快干活，却躺在炕上哼哼唧唧。大牛知道窗纸里面就是大奶奶的炕，他站在窗边，心怦怦地跳。他的背贴着土墙，透过单衣，他感觉到墙上的凉爽。大牛享受着那凉爽，眼睛却一眨不眨望着圩子里满地的月光。

马五在呼家圩长工棚醒来的第一个清早便让人对他另眼相看。天刚亮，他翻身坐起在床头，两臂膀高高举起，野马似地欢叫一声。睡眼迷糊的长工们看见他精赤的上身，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他们没见过哪个汉子胸脯有那么厚，胳膊上的肉团那么高高鼓起；他们没见过哪个

汉子肚子生得那么棱棱凸凸，像嵌着两排玉米棒子。头晚上他们见到的马五还灰头土脑，不成个人样，没想到喝三碗牛屎稀饭，睡个好觉，就让这小子活起来了，像是株快蔹的高粱苗，受过一夜露水，又挺起了腰，迎风撑出大旗似的叶片。

“怪事，”马五用小褂抹了抹脚脖说，“睡在屋顶下，咋的也会沾上露水？”

大牛清早的脾气总是很躁，特别是让人给吵醒的时候。夜里他的眼睛月亮一般清明，白天却像刚升的日头，血红血红。长工们听了马五的傻话都没敢发笑，他们怕惹恼了大牛。他们也觉着大牛是长工的头。

大牛揉揉眼对马五说：“你去把尿桶倒了。”

马五说：“为啥让我去？”

大牛说：“你是新来的，就该你去，这是咱呼家圩的规矩。你想在这儿扛活，就得依这儿的规矩。”

马五笑笑说：“好唻，入乡随俗，我就依你的规矩。”

马五提起尿桶走出长工棚。大牛从土炕西头一蹦跳到东头，拿过马五垫脑袋的小布包。他解开包袱结，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抖搂在炕上。那都是些寻常的衣物，可也有两件有些出奇。一件是条富户人家妇道用的罗帕，另一件是把攘子。那攘子比杀牛宰羊的刀叶儿窄些，可口开得更利。大牛用大拇指在刀刃上刮了几下，听到沙沙的蝎子爬墙似的响声。一股凉丝丝的感觉渗进他的皮肤，大牛打了个寒噤，好像真有只蝎子爬上他的颈脖。

马五提着空桶回来，正看见大牛拿他的攘子在剃下巴底下的几根山羊须。马五说：“兄弟，你在干啥？”

大牛说：“不干啥，刮毛呢。”

马五说：“我那东西不为干这用的。”

大牛说：“我想咋用就咋用。”

马五歇了口气，说：“这也是呼家圩的规矩？”

大牛说：“是。”

马五摇摇脑袋，“当兵有当兵的规矩，做买卖有做买卖的规矩，没

想这扛长活规矩也不少，真是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他转过身，对屋里的长工们拱了拱手，“老少爷们，劳驾挪几步地，去屋外遛会儿，让我和大牛说几句悄悄话。”

长工们糊里糊涂被请出了屋，他们看见马五在他们身后掩上门，满脸苦哀哀的样子。长工们说这姓马的要给大牛磕头了，他们说这小子准要掏藏在裤裆里的老头票给大牛买卷烟了。接着他们听到屋里一阵呼隆呼隆低沉的声响，起初他们还以为那是圈里的羊在打响鼻。等他们弄清不是时，门又开了，大牛和马五脚跟脚走了出来。

马五说：“我给大牛兄弟搭了把手，好容易把那几根毛刮净了。”

大牛什么也没说。

大牛下巴底下光光的。大牛脖子上多了道红印。

安邦镇离呼家圩子旱路六十里，水路百十里，安邦镇是五马河两岸唯一的水陆码头。镇上有饭铺，铺里整天飘着羊肉泡馍的浓香。镇上有窑子，窑子整夜敞着门。镇上还有烟馆，烟馆里整天整夜不熄灯。安邦镇也是一条河，河里流的是白花花的现大洋。附近百把里的长工和欠殷实的东家都不敢往镇上跑，他们在走乡串户的货郎担上买东西。

那天晌午，呼家圩的长工刚从地里回来，刘货郎的拨浪鼓便在吊门外敲响了。货郎总挑好时辰到，他们在上一个圩子宿夜，在下一圩歇晌，又去再下一个圩子赶晚饭。刘货郎到了呼家圩，挑着货郎担直奔东家的大房里，等把大奶奶伺候好了，才一摇一晃进了长工棚。

刘货郎对红姑说：“红姑啊，这个把月没见的，你可是又壮实了不少。”

“狗嘴里没别的，尽屎臭。”红姑说。她左挑右拣，选了四尺细布和一团洋线，随后给刘货郎盛上一碗稀饭两个馍。

长工们围着刘货郎坐，他们不买货，他们想听听外面地界上的事。货郎走八方看四路，见多识广。

刘货郎喝了口稀饭。“刘黑子和冲天炮的马队破了河西的沙家圩子。”

长工们说：“有这事？”

刘货郎啃了口馍。“你们还没听说？惨哪，好好一个圩子，给烧成个破瓦窑似的。”

长工们说：“那圩里的人呢？”

刘货郎喝了口稀饭。“沙家圩的老东家完了，大小姐也给坏了。”

老杨头说：“我在他们家扛过活，老东家人不错，待长工挺厚道。”

刘货郎啃了口馍。“让冲天炮大卸八块，脑壳挂在树上，身子喂了狼。”

马五问：“你亲眼看到的？”

刘货郎又添了碗稀饭。“可不。要不是我腿快，早没命啦，你们这会儿咋能见到我。”

长工们叹息道：“真是伤天害理。这帮土匪，该杀！”

刘货郎又要了个馍。“冲天炮也够心狠的，杀了老东家不算，还把没出阁的大小姐给糟践了。”

大牛说：“安邦镇上的大兵，咋没去打刘黑子冲天炮的马队？”

刘货郎打了饱嗝。“他们敢？别看那些大兵平日里神气活现，真要他们去玩命，一个个还不如兔子见了鹰。”

刘货郎打着饱嗝，敲起拨浪鼓，一摇一晃出了呼家圩。

顶天黑，大奶奶把大牛和二傻叫到大房子里，大奶奶对大牛说：“河西沙家圩的事，听刘货郎说了吧？”

大牛点点头。“听说了，大奶奶。”

大奶奶皱着眉。“咱这儿靠安邦镇近，刘黑子那伙兴许不敢来。”

大牛点点头。“他们不敢来。”

大奶奶说：“可咱们也不敢大意了。”

大牛说：“是。我这就去打点人手上炮楼守夜。”

大奶奶看看大牛脖子上的那道红印，冷言冷语说：“大牛，你脖子上那印是咋落下的？”

大牛说：“锄草的时候，让高粱叶儿割的。”

大奶奶说：“怕不是高粱叶儿割的，是跟人干架了吧？”

大牛低下头，讪笑着。他心里说，你这贱货，千人压万人日的贱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少东家也冷言冷语说：“吃亏了吧，往后少跟人发横。”

大牛还是讪笑着，在心里说，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脸白些个，脸白又管啥，别以为我不知道，大奶奶在炕上骂你没用。

大奶奶又问二傻：“那马五，他是哪地界的人？”

二傻说：“羊、羊、羊……”

大奶奶烦了。“傻东西，整天就知道羊，回你的羊圈去。”

二傻回了羊圈，羊群见到他咩咩地叫，挨着他腿边擦痒。二傻把羊推开，他心里有些委屈。他想回大奶奶的话，只是在大奶奶面前，他说话就觉着不顺畅，堵在嘴边吐不出来。他本想告诉大奶奶，马五不是哪地界的人，马五是羊投胎的，只有羊才吃兰花花，才把花瓣咬得咔嚓咔嚓响。二傻不是羊投胎的，可 he 知道自己下辈子会转世做羊，所以马五才管他叫兄弟。没人叫二傻兄弟，只有马五。

八月秋凉，北边刮过来的风里带来了寒意。五马河不再发出欢快的淌水声，在有些浅滩处，把裤筒卷到膝上就能过河。那是呼家圩长工最忙最苦的时节。高粱熟了，一颗颗高粱米鼓得要炸开，沉甸甸的穗头压得基秆腰弯腿软。大奶奶站在炮楼上向圩外望，四下都是艳红，一直连到天边，乍看着就好像雨前的火烧云。她把长工们赶到高粱地里，吃喝拉睡都不让回家。那时节也苦了大奶奶，她不干活，可把嗓门吆喝哑了。

长工们累得像高粱秆，腰腿都直不起来。他们在密密的高粱地里，活尸一样地挪着脚步，他们身上显着有劲的地方，就剩下了两片嘴唇。那两片嘴唇不停地翕动，见啥咒啥。他们咒九月天，咒高粱地，咒大奶奶催命般的吆喝，咒少东家的清闲。他们也咒自己，咒自己命苦。还咒土匪，要不是怕土匪烧粮，长工们本不必这么没日没夜地干。

不咒天咒地的就只有马五一个，他像是一点没觉着累，脸上还乐呵呵的。他挥动着砍刀，刀口有二尺来长，一刀下去能砍断五株高粱。他